

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二

陽湖 趙翼 雲松

五代樞密使之權最重

唐中葉以後始有樞密院乃宦官在內廷出納詔旨之地昭宗末年朱溫大誅唐宦官始以心腹蔣元暉爲唐樞密使此樞密移於朝士之始溫篡位改爲崇政院敬翔李振爲使凡承上之旨皆宣之宰相宰相有非見時而事當上決者則因崇政使以問得旨則復宣而出之然是時止叅謀議於中尙未專行事於外至後唐復樞密使之名郭崇韜安重誨等爲使樞密之任重於宰相宰相自此失職見歐史郭崇韜傳贊今按唐莊宗時崇韜爲使明宗

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時桑維翰爲使漢隱帝時郭威爲使當崇韜爲使時宰相豆盧革以下皆傾附之以崇重父諱宏遂奏改宏文館爲崇文館重誨爲使時過御臺門殿直馬延悞衝其前導重誨卽臺門斬延而後奏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誨然後聞重誨與任圜不協則因朱守殷反卽誣圜通謀而先殺之忌潞王從珂則嫉其部將楊彥溫逐出之明宗遣藥彥儔致討命生致彥溫欲親訊其由而彥稠希重誨旨卽殺彥溫以滅口宰相馮道等亦希重誨意數言從珂失守宜坐罪明宗不聽而止郭威爲使時率兵平三叛歸西京畱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守恩官已使相肩輿出迎威怒之

卽以頭子命白文珂代之守恩方在客次待見而吏已馳報新畱守視事於府矣守恩遂罷可見當時樞密之權等於人主不待詔敕而可以易置大臣其後出鎮魏州史宏肇又令帶樞密使以往蘇逢吉力爭之不得於是權勢益重遂至稱兵犯關莫不響應也

五代姑息藩鎮

唐自失河北後河朔三鎮朝命不行已同化外羈縻至末季天子益弱諸侯益強朝廷尤以姑息爲事卒至尾大不掉區宇分裂鼎祚遽移梁祖以梟桀之資驅策羣下動以誅戮從事如氏叔琮朱友恭王重師朱珍鄧季筠胡規黃文靜李謹李重允范居實等皆披堅執銳爲

開國功臣一有疑忌輒斬艾隨之固未嘗稍事含忍也
及末帝卽位漸不能制其下楊師厚在魏博朝廷常有
隱憂而不敢過問師厚死乃私賀於宮中華溫琪爲定
昌節度使奪人妻爲其夫所告帝下詔曰若便行峻興
謂予不念功勲若全廢舊章謂予不念黎庶爲人君者
不亦難乎乃召溫琪入爲金吾大將軍此可以見其曲
事調停略無威斷矣莊宗登極歷年未久明宗嘗因諸
侯邸吏驕恣杖遣示懲可謂能整飭紀綱者

自唐宋諸藩之
邸吏在京者每

御史上事皆至客次通名勞以茶酒而不相見至是盧文紀爲中丞邸吏入見文紀
兼祿端笏臺吏通名贊拜而出皆愧怒明宗聞之問趙鳳邸吏何官曰知縣發通知
後之流也明宗曰然則吏卒耳安得
慢吾法官皆杖而遣之見文紀傳然姑息之弊實起於是時高季

興擅竊夔州帝遣西方鄴討之以霖涼班師李彝超據

夏州不受代帝遣安從進討之以芻糧不繼班師安重

誨慮孟知祥據蜀遣李嚴往監軍知祥卽斬嚴以叛傳嚴

董璋與知祥分據兩川攻陷遂闕二州帝遣石敬瑭討

之又以饋餉不給引還帝遣人往諭璋改過璋不聽傳璋

知祥抗命既久范延光奏曰陛下若不屈意招撫彼亦

無由自新帝曰知祥吾故人也撫之何屈意之有乃以

詔賜知祥知祥始上表謝明宗紀及知祥傳是明宗之於強藩已

多所包容不能制馭矣至石晉尤甚幾有冠履倒置之

勢楊光遠奉命討范延光兵柄在手以爲晉祖畏已輒

干預朝政或抗有所奏晉祖亦曲意從之遠張彥澤爲

節度使所爲不法從事張式諫不聽出奔彥澤使人面

奏謂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祖亦不得已與之彥澤

朝廷之尊反爲臣下所脅制然此猶事之小者也安重

榮在鎮州以晉祖厚事契丹數加非笑謂諸中國以事

外蕃上表欲興兵攻契丹并執契丹使者馳書各鎮謂

契丹貪倣無厭將與之決戰帝諭止之不從重榮謂帝

無如之何遂與襄州安從進謀反襄從進在襄州南方

貢輸道襄者輒留之帝欲徙之青州使人告以虛青州

以待從進曰移青州在漢江南卽赴任帝亦優容之從進

威令不行武夫悍將桀倣至此固由於兵力不足以相

制然周世宗登極後諸鎮咸惕息受驅策則又不繫乎

兵力之強弱而制馭天下自有道矣

五代藩郡皆用武人

五代諸鎮節度使未有不用勲臣武將者。遍檢薛瑄二史。文臣爲節度使者。惟馮道。哲鎮同州。桑維翰。哲鎮相州。及秦寧而已。兜整積功。恃勲驕恣。酷刑暴斂。荼毒生民。固已比比皆是。乃至不隸藩鎮之州郡。自朝廷除刺史者。亦多以武人爲之。歐史郭延魯傳。謂刺史皆以軍功拜。論者謂天下多事。民力困敝之時。不宜以刺史任武夫。恃功縱下爲害。不細。薛史安重榮傳。亦云。自梁唐以來。郡牧多以勲授。不明治道。例爲左右羣小所惑。賣官鬻獄。割剝蒸民。誠有慨乎其言之也。故雖以唐明宗之留心吏治。懲貪獎廉。吏有犯贓輒置之死。曰貪吏者。

民之蠹也鄧州陶玘亳州李鄴皆以賍污論死又嘗下
詔褒廉吏石敬瑭安從阮張萬進孫岳等以風厲天下
然出身軍伍本不知撫循風氣已成淪胥莫挽相里金
傳云是時諸州刺史皆用武人多以部曲主場務漁蠹
公私以利自入金爲沂州刺史獨禁部曲不與民事厚
加給養使主家務而已此亦非有循績可紀而當時已
以金爲治行之最則民之罹於塗炭可知也自宋太祖
易以文臣收民而後天下漸得甦息歷代因之皆享國
久長民不思亂豈非設官立法之善有以出水火而登
之衽席哉

五代藩帥劫財之習

五代之亂朝廷威令不行藩帥劫財之風甚於盜賊強
奪枉殺無復人理李匡傳爲晉軍所敗遁滄州隨行韓
重妓妾奴僕甚衆滄帥盧彥威殺之於景州盡取其貲
晉紀張筠代康懷英爲永平節度使懷英死筠卽掠其家
貲有侯莫陳威者嘗與溫韜發唐諸陵多得珍寶筠又
殺威而取之筠弟鐸守京兆值魏王繼岌滅蜀歸而明
宗兵起鐸卽斷咸陽橋繼岌不得還自縊死遂悉取其
行橐先是王衍自蜀入京莊宗遣宦者向延嗣殺之於
途延嗣盡得衍貲至是明宗卽位誅宦者延嗣亡命鐸
又盡得其貲由是筠鐸兄弟皆擁貲鉅萬筠傳馬全節敗
南唐將史承裕擒以獻闕下承裕曰吾掠城中所得百

萬將軍取之矣吾見天子必訴而後就刑全節懼遂殺之傳高允權爲延州令其妻劉景巖孫女也景巖家於

延良曰甲第甚富允權心利之乃誣景巖反而殺之允權傳

李金全討安州至則亂首王暉已伏誅金全聞其黨武

彥和等爲亂時劫貲無算乃又殺而奪之金全傳張彥澤降

契丹奉德光命先入京乃縱軍大掠又縊死桑維翰悉

取其貲彥澤傳成德節度使董溫其爲契丹所擄其牙將秘

瓊殺其家而取其貲瓊爲齊州防禦使道出於魏范延

光伏兵殺之以戍卒悞殺聞後延光叛而又降挈其帑

歸河陽楊光遠使守承勲推之墜水死盡取其貲延光傳楊

光遠後亦叛而復降其故吏悉取其寶貨名姬善馬獻

李守貞蓋歐史謂瓊殺溫其取其貨延光殺瓊而取之
延光又以貨爲光遠所殺而光遠亦不能有也可見天
道報施雖亂世亦不爽且多財爲害亂世尤易召禍白
再榮在鎮州劫奪從契丹之官吏鎮人謂之白麻苔及
歸京師遇周祖兵入軍士至其家悉取其財已而前啟
曰我輩嘗事公一旦無禮至此何面目見公乎乃斬之
而去再榮則以人事言之非分取財更殺身之道也

五代幕僚之禍

五代之初各方鎮猶重掌書記之官蓋羣雄割據各務
爭勝雖書檄往來亦耻居人下視國者并於此觀其國
之能得士與否一時遂各延致名士以光幕府如李襲

廿二史劄記

卷三

五代史

六

吉爲李克用書記克用討王行瑜而不得入覲襲吉爲
作表云穴禽有羽聽舜樂以猶來天路無梯望堯雲而
不到昭宗大嘆賞之又爲克用修好於朱溫中有句云
毒手尊拳交相於暮夜金戈鐵馬蹂踐於明時溫謂敬
翔曰李公斗絕一隅乃得此名士若吾之智算得襲吉
之筆才虎傅翼矣由是襲吉之名大著是時梁有敬翔
燕有馬郁華州有李巨川荆南有鄭準鳳翔有王超錢
塘有羅隱魏博有李山甫皆有文稱襲吉傳其後馮道由書
記入相桑維翰由書記爲樞密使固華要之極選也然
藩鎮皆武夫恃權任氣又往往凌襲文人或至非理戕
害鄭準爲荆南成汭書記以語不合解職去汭怒潛使

人殺之於途是時諸侯方重書記已肆虐如此此外

副使判官之類更何論矣今見於薛歐二史者西方鄴

爲節度使所爲非法判官譚善達數諫之鄴怒誣以事

下獄死傳襄州節度使劉訓以私忿族副使胡裴誣以

欲謀亂也人士寃之傳房知溫爲節度使多縱其左右

排辱賓僚傳高行珪爲節度使性貪鄙副使范延策諫

之乃誣奏延策謀叛并其子殺之傳高行周鎮鄴城其

副使張鵬一言不合爲行周所奏詔卽處斬傳王繼宏

鎮相州殺判官張易以訛言聞是時藩郡凡奏刑殺皆

順其命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跡事之猶不

能免禍而尤慘者張彥澤鎮彰義爲政苛暴掌書記

張式諫之彥澤怒引弓射之式走而免遂出奔彥澤使
二十騎追之曰不來卽取其頭來式至邠州節度使李
周爲奏畱之詔流式商州彥澤奏以必得式爲期晉祖
不得已與之彥澤乃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彥澤此幕
僚之禍最酷者也惟史匡翰鎮義成好讀書按以下禮
幕客有關微者使酒怒目謂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贊張
式未聞史匡翰斬關微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
怒引滿自罰而慰之時稱其寬厚由是觀之士之生於
是時者繫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

五代鹽麴之禁

五代橫征無藝洪容齋隨筆記朱溫以夷門一鎮力征

而得天下士雖苦戰民則樂輸末帝與唐莊宗對壘於河上民雖困於輦運亦未至流亡由賦斂輕而田園可戀故也及唐莊宗任吏人孔謙爲三司使峻法以剝下厚斂以奉上於是賦斂日重而歷代因之今卽據鹽麴二事可見其大概也凡鹽鑛戶應納鹽利每斗折納白米一斗五升晉初始令折錢收納竈戶所納如此鹽價之貴可知也海鹽界分每年收錢一千七萬貫以區區數十州之地而收價如此其價更可知也每賊坊官自賣鹽鄉村則按戶配食依田稅輸錢其私販之禁十斤以上卽處死刑嚴煎鹽者不論斤兩皆死凡告者十斤以上賞錢二十千五十斤以上三十千百斤以上五十

千其法令之嚴可知也晉高祖知鹽貴之病民乃詔計
戶徵稅每戶自一千至二百文分五等聽商人販鹽民
自買食一時頗以爲便出帝時又令諸州郡稅鹽過稅
斤七錢住稅斤十錢蓋已按戶徵鹽錢不便改法乃又
加徵商稅使利歸於官也漢乾祐中青鹽一石抽稅一
千文鹽一斗是又加重於出帝時矣周廣順中始詔青
鹽一石抽八百文鹽一斗白鹽一石抽五百文鹽五升
然鹽價旣因抽稅增貴而按戶所徵之鹽稅又不放免
是一鹽而二稅民益苦之此鹽法之大概也其酒麴之
禁孔循曾以麴法殺一家於洛陽私麴五斤以上皆死明宗乃詔鄉
村人戶於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聽民自造麴釀酒

其城坊亦聽自造而權其稅長興中又減五文爲三文
尋仍詔官自造麴減舊價之半賣民釀酒漢乾祐中私
麴之禁不論斤兩皆死周廣順中仍改爲五斤以上然
五斤私麴卽處極刑亦可見法令之酷矣此麴法之大
概也以上俱見薛史及五代會要卽此二事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况賦
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釘
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
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

五代濫刑

五代亂世本無刑章視人命如草芥動以族誅爲事梁
祖以舊怨使人族王師範於洛師範設席與宗族飲謂

使者曰死者人所不免然恐少長失序下愧先人酒半

命少長以次就戮

傳

唐莊宗既滅梁詔梁臣趙巖等並

族於市除妻兒骨肉外其疎屬僕隸並釋

莊宗紀

又命夏魯

奇族誅宋友謙於河中友謙妻張氏率其家屬二百餘

口見魯奇曰請別骨肉無致他人橫死

友謙傳

汴州控鶴指

揮使張諫謀叛既伏誅又集其黨三千人並族之并誅

滑州長劍等軍士數百人夷其族

明宗紀

漢三司使王章被

殺有女適張貽肅病已踰年扶病就戮

章傳

是族誅之法

凡罪人之父兄妻妾子孫并女之出嫁者無一得免非

法之刑於茲極矣而尤莫如漢代之濫史宏肇爲將麾

下稍忤意卽搥殺之故漢祖起義之初宏肇統兵先行

所過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未嘗非其嚴刑之效隱帝時
李守貞等反京師多流言宏肇督兵巡察罪無大小皆
死有白晝仰觀天者亦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宏肇但以
三指示吏吏卽腰斬又爲斷舌決口斫筋折足之刑於
是無賴之輩望風逃匿路有遺物人不敢取亦未嘗非
靖亂之法然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卽處
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爲奸嫁禍脅人不
可勝數故相李崧之弟嶼有僕葛延遇乾沒嶼貲嶼責
之延遇遂告崧嶼通李守貞謀反坐是族誅何福進有
玉枕遣奴賣之江南奴隱其價福進笞之奴卽誣告福
進通吳宏肇輒治福進棄市帳下分取其妻子而籍其

家財於是前資故將之家姑息僮奴無復主僕之分

案傳

此京師之濫刑也蘇逢吉爲相以天下多盜自草詔凡盜所居本家及鄰保皆族誅或謂盜無族誅法况鄰保乎乃但去族字由是邳州捕賊使者張令柔殺平陰縣十七村人皆盡衛州刺史葉仁魯帥兵捕盜有村民十數方逐盜入山仁魯并疑其爲盜斷其腳筋宛轉號呼而死

傳

劉銖立法深峻左右有忤意卽令人倒曳而出

數百步體無完膚每杖人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

人如其歲數謂之隨年杖

傳

此又藩郡之濫刑也毒痛

四海殃及萬方劉氏父子二帝享國不及四年楊史蘇

劉諸人亦皆被橫禍無一善終者此固天道之報施昭

然而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五代諸侯貢奉多用鞍馬器械

用兵之世武備是亟故五代藩鎮貢獻多以鞍馬器械爲先梁紀開平二年大明節內外臣僚各以奇貨良馬上壽清明宴以鞍轡馬及金銀器爲獻者殆千萬午日獻者巨萬馬三千蹄已又詔諸道進獻不得以金寶裝飾戈甲劍戟至於鞍勒亦不用塗金及雕刻龍鳳可見是時貢獻專以戎備爲重也歐史云自唐莊宗以來方鎮進獻之事稍作至於晉而添都助國之物動以千計其來朝奉使買宴贖罪無不出於貢獻云今按莊宗甫滅梁河南尹張全義卽進暖殿物後遂罷冠羣臣命劉

皇后拜之爲父自是貢獻貲財之風大起明宗南郊詔

累開

兩川進助郊禮物五十萬則并有明下詔徵者矣

成中任國奏故事貢獻雖以進馬爲名卻將綾絹金銀

表

折充馬價今乞從之

襲

則并明令折價矣晉天福三年

諸鎮皆進物以助國及高祖崩節度使景延廣李守貞

郭謹等皆進錢粟助作山陵

晉紀

蓋後唐以後又無不用

財物也然進戎備之例亦未停止周太祖詔諸州不得

以器械進貢先是諸道州府各有作院課造軍器逐季

搬送入京既畱上供錢帛應用又於部內廣配土產物

民甚苦之除上供軍器外節度使刺史又多私造以進

貢爲名悉取之於民至是始罷之

周本紀

貢獻專以戒器馬

匹似亦適於時用而非無名乃其害已如此何況屠晉之竭民財以充進奉也

按是時又有以進獻而免禍得官者袁象先在梁時鎮宋州積貲千萬人唐輩其貲賂將相奉宮闈遂有寵其卒也長子正辭當唐廢帝時進其父錢五萬緡領衢州刺史晉祖時又獻五萬緡求爲真刺史乃拜雄州雄州在靈武西正辭不欲行復獻數萬緡乃得免出帝時又獻三萬緡帝欲與內郡未授而卒

象先傳

李

嗣昭鎮昭義妻楊氏善積財嗣昭夾城之圍多賴以濟嗣昭歿子繼韜謀反遇赦入朝楊氏以銀數十萬隨之行厚賂皇后及伶人宦官遂得解莊宗轉寵繼

韜又一子繼忠家於晉陽貨尙鉅萬晉祖起兵時貨以充用既入立甚德之以繼忠爲沂棣單三州刺史湯氏平生積財嗣昭父子三人皆賴之嗣昭房知溫歷諸鎮節度積貲鉅萬其卒也子彥儒獻其父錢三萬緡絹布三萬匹金百兩銀千兩遂拜沂州刺史智歐史所謂功臣大將死子孫率以家財求刺史物多者得大州善地蓋是時風氣如此

魏博牙兵凡兩次誅戮

魏博六州號天雄軍自田承嗣盜據後召募牙兵皆豐給厚賜年代旣久父子相襲姻黨膠固變易主帥如兒戲自田氏後百五十年主帥廢置出於其手如史憲誠

何全皞韓君雄樂彥禎皆其所立小不如意則舉族被
誅唐天德元年樂彥禎爲牙兵所囚彥禎子從訓乞兵
于梁以攻之彥禎遂被殺從訓亦戰死牙兵因立羅宏
信宏信雖爲主帥而兵愈驕橫迨其子紹威嗣襲心益
懼欲盡誅之而畏其強不敢發乃遣親吏臧延範密告
梁祖會梁女之適羅氏者死梁祖乃遣馬嗣勳以千人
入魏聲言助誅實兵仗於橐中肩橐而入夜半與紹威
親軍攻牙兵盡殺之死者七千餘人嬰孺亦不畱此魏
兵第一次誅戮也其後梁祖令楊師厚屯魏州梁祖崩
師厚逐節度使羅周翰紹威子
襲位者而據其地梁主友珪卽命
爲天雄軍節度使師厚復置銀槍効節軍皆選驍銳恣

秦養復故時牙兵之態又將爲梁患會師厚死趙巖與邵贊爲末帝畫策分相魏爲兩鎮以相道衡爲昭德軍張筠爲節度使魏博貝仍爲天雄軍賀德倫爲節度使分魏兵之半入昭德德倫促之就道親戚相訣別効節軍將張彥曰朝廷以我軍府強盛設法殘破之乃與衆執德倫置之樓上末帝遣使宣諭彥不聽使者再往彥裂詔書於地曰梁主聽人穿鼻遂逼德倫降於唐莊宗時方爲晉王梁由是失河北德倫旣降陰遣人訴彥於莊宗莊宗斬彥而後入卽以魏軍自衛號帳前銀槍軍自是與梁戰河上數有功胡柳之役逐梁兵下土山皆其力也許滅梁而重賞及梁亡雖數賜予猶懷怨望莊

宗令楊仁晏率之戍瓦橋關同光四年代歸又有詔令駐貝州軍士以貝魏相去一舍而不得歸咸怨皇甫暉因倡亂殺楊仁晏等而逼趙在禮爲帥入魏州莊宗遣李嗣源討之會軍變與魏軍合嗣源犯關莊宗遂至弒亡皆此軍肇禍也明宗即閔源既卽位在禮懼禍求解去明宗乃遣房知溫率魏効節九指揮使成盧臺不給兵甲惟長竿繫幟以束隊伍明年遣烏震往代知溫戍軍夾水東西爲兩寨震至與知溫會東寨効節軍爲變知溫亟乘馬出亂軍擊殺震執轡留知溫知溫給以馬兵皆在西今獨步軍何能爲也卽登舟渡入西寨以騎兵盡殺亂者明宗詔悉誅其家屬於魏州凡三千餘家驅至

漳河上殺之漳水爲之變色魏之騎兵至是而盡此第

二次誅戮也

見梁唐各本紀及羅紹威符道昭馬嗣勳楊師厚賀德倫趙在禮皇甫麟烏重胤等傳

一軍中有五帝

唐莊宗爲晉王時與梁軍拒於河上垂十年時李嗣源

明爲大將莊宗與之謀取鄆州嗣源請獨當之乃以騎

五千襲取鄆梁軍破德勝南柵莊宗悉軍救之嗣源爲

先鋒擊破梁軍

明宗紀

是明宗在軍中也嗣源子從珂

廢帝嘗

從戰於河上屢立戰功莊宗呼其小字曰阿三不獨與

我同年其敢戰亦類我德勝之戰從珂以十數騎雜梁

軍奔入梁壘斧其眺樓嗣源以鐵騎三千乘之梁軍大

敗胡柳之戰又從莊宗奪土山軍勢復振

廢帝紀

是廢帝亦

在軍中也是時嗣源婿石敬瑭

晉

常在嗣源帳下號左

射軍梁將劉鄩急攻清平莊宗馳救爲鄩所困敬瑭以
十數騎橫槊馳取之莊宗拊其背而壯之又從莊宗擊
敗梁將戴思遠於德勝渡又從戰胡盧套肩護嗣源而
退從戰楊村寨解嗣源之危從取鄆以五十騎突入東
門晉是晉祖亦在軍中也而劉知遠漢時方爲敬瑭裨
校德勝對柵時敬瑭爲梁人所襲馬甲斷知遠輟騎以
授之自跨斷甲者殿而歸漢是漢祖亦在軍中也計是
時唐莊宗明宗廢帝晉高祖漢高祖皆在行間一軍共
有五帝此古來未有之奇也

五代諸帝皆無後

梁祖朱溫子彬王友裕早卒郢王友珪以弑逆被誅養子博王友文爲友珪矯殺均王友貞嗣位是爲末帝唐兵人自殺於建國樓康王友孜末帝時先以謀反誅賀王友雍福王友璋建王友徽歐史謂此三人不知所終薛史亦不載其卒而王禹偁五代史闕文謂唐莊宗人盡誅朱氏則友璋等皆被殺也通鑑則謂唐師將至末帝疑兄弟乘危謀亂盡殺之是梁祖後無子孫也唐武皇李克用有子落落及廷鸞洹水晉州二戰皆爲梁所擒殺見於梁本紀而薛史宗室傳歐史家人傳俱不載其見於二史者長子莊宗存勗爲郭從謙所弑睦王存義以郭崇韜婿先爲莊宗所殺永王存霸申王存渥國

變後俱逃太原爲軍士所殺通王存確雅王存紀爲霍
彥威所殺惟邕王存美薛王存禮薛史謂皆不知所終
通鑑則謂存美以病風偏枯得免居於晉陽是武皇後
僅存一廢疾之子也莊宗子魏王繼岌聞莊宗之變自
縊死繼潼繼嵩繼蟾繼曉薛史謂並不知所終惟清異
錄謂唐福慶公主下降孟知祥莊宗諸子削髮爲僧間
道走蜀知祥以公主之姪厚待之則莊宗子有延於蜀
者明宗長子從審莊宗改爲繼璟爲元行欽所殺次秦王
從榮以率兵入宮爲安從益所殺宋王從厚卽位是
爲愍帝失國後以酖死從璨先以戲登御榻爲安重誨
陷死許王從益廢居於洛契丹主北歸蕭翰令知南朝

軍國事漢祖入洛陽死愍帝有子重哲見明宗紀而薛
歐二史皆無傳蓋亦不知所終是明宗後無子孫也廢
帝長子重吉爲愍帝所殺次雍王重美同廢帝自焚死
是廢帝後無子孫也晉高祖子剡王重允本高祖弟
養爲子號王
重英皆高祖起兵時爲唐廢帝所誅楚王重信壽王重
義皆爲張從賓所殺齊王重貴嗣位本高祖兄
敬儒子是爲出帝
後降契丹北遷夔王重進陳王重杲早卒少子重睿從
出帝北遷重信有二子及出帝子延寶延煦皆隨北遷
不知所終是晉帝後亦無子孫在中國也漢祖長子魏
王承訓先卒次承祐嗣位是爲隱帝爲郭允明所弑次
陳王承勲以廢疾不得立廣順初卒是漢祖後無子孫

也周祖起兵於鄴漢以兵圍其京邸子青哥意哥皆被誅是周祖後無子孫也世宗以養子嗣位其子宜哥喜哥三哥先在京邸同爲漢所誅次恭帝遜位於宋次熙謹宋乾德二年卒次熙讓熙誨不知所終而恭帝遜位後又十四年而祖周子孫封崇義公歷宋三百餘年世襲不替止於諸帝獨幸矣

周祖四娶皆再醮婦

周祖初爲軍校會唐莊宗崩明宗出其宮人各歸家有宋氏者莊宗嬪也住逆旅有一丈夫過氏問逆旅此何人曰郭雀兒也氏識其非常人遂以所攜貲半與父母謂其半嫁周祖資其進身

見東都事略而薛歐二史皆不載其出自唐宮

卽世宗之姑

世與周祖卽位追謚爲聖穆皇后有楊氏者已嫁石
光時光輔卒周祖之柴夫人適棄世遂聘之氏初不肯
從其弟廷璋見周祖廷璋歸爲言周祖姿貌異常不可
拒乃嫁之後卒追冊爲淑妃周祖又娶張氏張氏亦先
嫁武從諫之子而寡適周祖之楊夫人歿乃納爲繼室
周祖起兵於鄴張氏與兒女俱在京邸爲漢所誅後追
冊爲貴妃周祖旣爲帝有董氏者舊與楊夫人爲鄉親
楊常譽其賢已嫁劉進超適廢居周祖憶楊之言又娶
焉是爲德妃統計前後四娶皆再醮婦亦不可解也

寵待功臣改賜鄉里名號

新唐書朱滔將叛劉忬諫之曰司徒兄弟恩遇極矣今

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不朽業也云云是唐時寵待功

臣本有賜鄉里名號之例

按劉子元傳好著述封居巢子兄弟六人俱有才名人贊其鄉曰高陽里曰居巢然則改

鄉里名號本民間所策獎之舉而朝廷因之

及唐末而益濫唐昭宗以朱溫有功封

沛郡王詔改其鄉錦衣里爲沛王里梁開平中錢鏐奏

改其所居臨安縣之廣義鄉爲衣錦鄉

見此皆出於特

恩也唐長興元年詔羣臣職位帶平章事侍中中書令

者並與改鄉里名號則并著爲成例矣

後唐紀

晉天福三年

詔帶使相節度使者自楊光遠以下七人並改鄉里名

號又詔宰臣趙瑩桑維翰李崧亦改鄉里名號荆南節

度使高從誨本貫汴州浚儀縣王畿鄉表節坊詔改爲

擁旌鄉浴鳳里

晉紀

馮道長樂老傳自敘因官貴勅以其

所生來蘇鄉改爲元輔鄉朝漢里改爲孝行里後於河南置宅又勅其所居三州鄉改爲上相鄉靈臺里改爲中台里及官益進又改上相鄉爲太尉鄉中台里爲侍中里此隨官而屢改也天福四年中書奏以太原潛龍莊改爲慶長宮使相鄉改爲龍飛鄉都尉里改爲神光里使相都尉名號蓋皆未卽位前所賜至是又改焉觀馮道之隨官改鄉名則帝王潛邸自亦宜改稱矣

張全義馮道

張全義媚事朱溫甚至妻妾子女爲其所亂不以爲愧及唐滅梁又賄賂唐莊宗劉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祿位馮道歷事四姓十君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

樂老敘已所得階勲官爵以爲榮二人皆可謂不知人
間有羞耻事者矣然當時萬口同聲皆以二人爲名臣
爲元老晉天福中全義子繼祚同張從賓等謀反當族
誅李壽上言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通鑑詔繼
祚顯從叛亂難貸刑章乃睦先臣實有遺德遂茲乏祀
深所軫懷所有祖父墳墓祠堂可交付其骨肉晉紀此全
義之宥及後嗣也耶律德光入汴責劉繼勲爲晉出帝
謀絕兩國之好繼勲諉之馮道德光曰此老子不是好
閹人毋相引郭忠恕亦謂道曰公累朝大臣誠信著
於天下四方談士無賢不肖皆以爲長者長道死年七
十三論者至謂與孔子同壽本傳此道之望重一世也以

朝秦暮楚之人而皆得此美譽至身後尙繫追思外番亦知敬信其故何哉蓋五代之亂民命倒懸而二人獨能以救時拯物爲念除本傳所載不必再述外其見於他書及別傳者全義事朱梁以免兵革招復流亡使得仰文備子每出行見新麥新繭輒喜民竊言王不好聲伎惟見好蠶麥則笑耳

洛陽雜記

楊凝式贈全義詩曰洛陽風景實堪哀昔日曾爲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猶是一堆灰

義

觀此亦可見其勞來安集之功也馮道在唐明宗時以年歲頻稔勸帝居安思危以春雨過多勸帝廣敷恩宥

唐紀

對耶律德光則言此時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論者謂一言而免中國之人夷滅

在漢祖時牛皮禁甚嚴匿者死有二十餘人當坐道

力爭得免

洛陽緝神書聞記

且秦王從榮敗時其僚屬俱應坐罪

道獨以任贊王居敏等素以正直爲從榮所惡力言出

之

唐紀

史圭以銓事與道不協道反薦圭爲刑部侍郎

圭傳

韓惲性謹厚道爲相嘗左右之

惲傳

是道之爲人亦實能

以救濟爲心公正處事非貌爲長厚者統核二人之素

行則其德望爲遐邇所傾服固亦有由至於歷事數姓

有玷臣節則五代之仕宦者皆習見以爲固然無足怪

鄭韜傳謂自礪祿迄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無官

謗無私過士無賢不肖皆頌之以歷事十一君之人而

尙謂無官謗可見當時風氣絕無有以更事數姓爲非

者宜全義及道之警議不及也

五代人多以彥爲名

彥本美名故人多以之爲名然未有如五代時之多者
唐末本有宰相徐彥若左拾遺徐彥樞供奉官史彥瓊
宦官支彥勳魏博

凡吉州鎮者皆其節度使

樂彥禎東川顧彥朗及弟彥

暉彥瑤其著於梁者鐵槍王彥章人所共知也然同時
統兵大將又有謝彥章此外則滄州盧廷彥同州寇彥

卿鄜州李彥容靜勝軍李彥韜

本名溫昭圖

宜義軍霍彥威又

滄州盧彥威左龍武統軍李彥威

即梁

都指揮使楊彥洪

蔡州刺史王彥溫大將李彥柔左天武使劉彥圭左僕
射押牙王彥洪楊劉守將安彥之幽州騎將高彥章蔡

州軍校張彥珂雷滿之子彥恭彥雄彥威唐晉間有中
書焦彥賓供奉官劉彥瑤宦官馬彥珪伶官史彥瓊右
監門衛上將軍王彥璘兵馬都監夏彥朗皇城使李彥
紳宮苑使史彥咨遊奕將李彥暉龍驤指揮使姚彥溫
馬步軍使馬彥超樞密李皮徽之客邊彥溫步軍指揮
使藥彥稠戶部尚書韓彥暉薛史作暉
歐史作暉河中安彥威義成
李彥舜安國楊彥珂彰義張彥澤昭順姚彥章鎮州副
使李彥珂興元副使符彥琳鄭州刺史白彥球天平軍
副使李彥質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靈州將王彥忠西
川董璋有將李彥釗安重榮有將趙彥之杜重威之子
名彥超晉漢間有泰寧慕容彥超保大軍張彥超徐州

王彥超同州張彥贇知安陽州符彥倫丹州指揮使高
彥珣如京使甄彥琦監軍楊彥朗何彥超先鋒指揮使
史彥超步軍指揮使宋彥筠河東行軍司馬張彥威沂
州刺史房彥儒汾州刺史武彥宏慶州刺史郭彥欽登
州刺史郭彥威鎮州副使李彥琦元從都押牙蘇彥存
後宮都押牙李彥弼虢州刺史常彥卿徐州守禦使康
彥環西京判官時彥澄保寧軍都頭劉彥章安州軍校
武彥和彰義張萬進之子名彥球同州指揮使成殷之
子名彥璋漢州間有符彥圖彥超彥卿彥綬彥能皆符
存審之子又尙輦奉御金彥英本高麗人監軍李彥從內客省
使李彥頽左衛上將軍扈彥珂金吾衛上將軍張彥成

水部員外郎韓彥卿鎮州副使趙彥鐸此皆見於唐史
二史者此外則劉守光有將史彥璋楊行密有壽州將
王彥威軍使彭彥章南唐有壽州大將劉彥貞楚州將
張彥卿袁州刺史袁彥章徐知訓有行酒吏刁彥能南
漢有大將伍彥儔指揮使暨彥贊宦者許彥貞北漢有
遼州刺史傅延彥石州刺史安彥進蜀有先鋒使尚彥
暉招討使高彥儔副使呂彥珂使价趙彥韜客將王彥
球袁彥超閩有學士廖彥若楚馬殷有左相姚彥章大
將姚彥暉劉彥韜朗州帥雷彥恭彥雄虔州將李彥圖
甚而遼有鄭州刺史王彥徽寰州刺史趙彥辛武州刺
史王彥符牙校許彥欽党項亦有拓跋彥昭威州有拓

彦超同鶴有首領楊彥詢南寧蠻有會長莫彥珠亦
是薛歐二史至宋初猶然陳橋兵變有軍校羅彥瓌王
彥昇後有龍捷指揮使趙彥徽武信軍節度使崔彥進
步軍指揮使靳彥朗晉陽巡檢穆彥璋伐北漢時有防
禦使張彥進伐南漢時有部將冉彥袞伐蜀時有部將
高彥容折彥贊又杜太后之兄子彥超彥珪彥遵彥鈞
彥彬太宗時尚有供奉官陳彥詢崇化副使閻彥進征
并州時有尙食使石彥贊征契丹時有沙州觀察使杜
彥圭此又見於宋史者統計五代至宋時名彥章者七
人彥超者十一人彥威者七人彥卿者七人彥進者四
人彥溫彥韜者各三人競相彷彿各以彥爲名亦一時

風尚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宋遼金三史

元順帝時命托克托

舊史名脫

等修遼宋金三史自至正三

年三月開局至正五年十月告成以如許卷帙成之不

及三年其時日較明初修元史更爲迫促然三史實皆

有舊本非至托克托等始修也各朝本有各朝舊史元

世祖時又已編纂成書至托克托等已屬第二三次修

輯故易於告成耳遼史在遼時已有耶律儼本在金時

又有陳大任本

說見卷四史條內

此遼史舊本也金亡後累朝實錄

在順天張萬戶家後據以修史

見金史條內

此金史舊本也宋

亡後董文炳在臨安主留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遂以

宋史館諸記注盡歸於元都貯國史院

見元史董文炳傳

此宋史

舊本也元世祖中統二年王鶚請修遼金二史詔左丞

耶律鑄平章政事王文統監修尋又詔史天澤亦監

修其金朝衛紹王記注已亡失則王鶚采當時詔令及

楊雲翼等所記足成之

亦見金史條內

及宋亡又命史臣通修三

史

事見元史托克托傳

此元世祖時纂修三史之本也故至正中阿

魯圖托克托等進遼史表云耶律儼語多避忌陳大任

詞乏精詳世祖皇帝勅詞臣撰次三史首及於遼進金

史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先王鶚采金事於後進宋史表

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遂載宋史而歸秘府既編

裁定之勲尋奉纂修之旨可見元世祖時三史俱已修訂而元史托克托傳并謂延祐天歷間又屢詔修之則不惟修之於世祖時而世祖後又頻有修輯矣蓋宋金雖各有國史然其末年正當國亡時豈復尙有記載是必元朝命史官采摭而史官以耳目所接睹記較親故金宋亡國時紀傳更覺詳悉大概金宣宗以前宋度宗以前之史皆金宋舊史也金哀宗及宋德祐景炎祥興之史則元代中統至元及延祐天歷所輯也其所以未有成書者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或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

故耳至順帝時詔宋遼金各爲一史於是據以編排而紀傳表志本已完備故不三年遂竣事人但知至正中修三史而不知至正以前已早有成緒也

宋遼金三史重修

宋史繁蕪遼金二史又多缺畧昔人多有欲重修者元末周以立因三史體例未當欲重修而未能明正統中其孫敘思繼先志乃請於朝詔許自撰詮次數年未及成而卒明史周敘傳嘉靖中廷議更修宋史以嚴嵩爲禮部尙書兼翰林學士董其事嚴嵩然亦未有成書也其修成者惟柯維騭合三史爲一史以宋爲主而遼金附之并列二王於本紀褒貶去取義例頗嚴閱二十年始成名曰

宋史新編

雜錄

又祥符王維儉字損仲嘗苦宋史蕪穢手

自刪定爲一書

雜錄

是二人者皆嘗修成矣然維騏本未

及梓行維儉之書據列朝詩序謂損仲家圖籍已沉於汴梁之水其本稿吳興潘昭度曾鈔得副本而曹學佺傳謂潘曾紘巡撫南嶺得惟儉所修宋史邀晉江曾異撰新建徐世溥更定未成而罷則此副本雖未遭汴水之厄亦終歸散失也今時代愈遠宋金書籍可資考訂者流傳益少雖有志纂輯亦無從下手矣

宋史事最詳

唐宋金三朝史官記載其職頗重五代李穀奏言起居注創於累朝時政記興於近代然後採其事實編作史

書

陳

宋汪藻亦疏云書榻前議論之詞則有時政記錄

柱下見聞之實則有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歷修而

成之謂之實錄

宋

此近代國史底本之大概也自唐文

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

階螭頭之下以紀政事

見李穀及宋扈蒙疏

後唐明宗因史館趙熙

等奏亦令以詔書及處分公事令端明殿學士韓昭允

錄送史館其內廷之事詔書奏對不到中書者令樞密

院直學士李專美錄送史館

見薛史唐本紀

晉天福中宰臣趙瑩

周顯德中宰臣李穀皆援例奏請行之

薛

故實錄之前

皆有口歷宋初因扈蒙奏請凡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

並委宰臣及叅知政事每月輪抄以備史臣撰集乃詔

盧多遜典其事

宋史見
家傳

自是宋代史事較爲詳慎有一帝

必有一帝日歷日歷之外又有實錄實錄之外又有正

史足見其記載之備也今按宋史本紀太平興國三年

命修太祖實錄

史官爲李昉趙鼎李穆郭贊宋白等沈倫爲監修共成五十卷見倫昉等傳

又詔軍國政

要令參知政事李昉等錄送史館真宗初命錢若水等

修太宗實錄

若水奏稱億萬其事凡八十卷總纂修五十六卷

尋又詔呂端錢若水重修

太祖實錄仁宗詔呂夷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爲提

舉天聖八年書成夷簡上之英宗命韓琦修仁宗實錄

神宗熙寧二年修成琦上之是年神宗命學士呂公著

修英宗實錄修成後曾公亮上之十年又詔修仁宗英

宗史惟神宗實錄凡數次改修哲宗元祐元年命呂大

防等纂修以司馬光家藏記事爲本六年修成七年又修神宗史此第一次所修也紹聖元年章惇用事請重修神宗史蔡卞亦言先帝盛德大業實錄所記多疑似不根乞重刊定乃詔以蔡卞爲修撰卞專取王安石日錄遂盡改元祐所修貶原修官呂大防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等三年書成惇上之此第二次所修也徽宗時又詔修神哲二朝實錄及二朝史皆蔡京蔡卞司其事欽宗初已命改修宣仁后謗史未及成迨高宗時隆祐太后爲帝言宣仁后之賢古今未有因姦臣誣謗建炎初雖下詔辨明而史錄未經刪定恐無以慰在天之靈帝悚然卽諭朱勝非曰神哲兩朝史多失實宜召范仲

刊定冲乃爲考異一書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

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哲宗實錄又別爲

一書名辨誣錄

徐勣傳神宗正史五載未成勣謂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一主司馬光一主王安石故議論紛然恭崇雖亦設言神宗

實錄原本元祐所修已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哲宗實錄則蔡京提舉編修變亂是非難以爲據

冲既修成趙鼎上之

此第三次所修也徽宗實錄則紹興八年始修十一年

書成秦檜上之

其後又有龔茂良所修

欽宗實錄則隆興中蔣芾等所

修而高宗和議成先命史館編修靖康建炎忠義錄後

又有魏杞等所上神哲徽三朝正史陳俊卿虞允文等

上神哲徽欽四朝會要趙雄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國史

志王淮等上神哲徽欽四朝列傳則皆孝光兩朝所續

成也高宗實錄直至淳熙十五年始修

時高宗已崩故也

寧宗慶

元三年書成京鎧等上之嘉泰二年陳自强等又上高宗實錄及正史然高宗時自有日歷紹興二十六年以秦檜所修日歷未當詔重修之孝宗隆興元年詔修太上皇帝聖政記二年書成命進德壽宮

時高宗爲太上皇

其孝光

寧三朝實錄皆成於理宗時然光宗受禪卽詔修壽皇聖政日歷紹熙元年書成進於重華宮

時孝宗爲太上皇

寧宗受

禪亦詔修太上皇聖政日歷慶元三年書成進於壽康宮

時光宗爲太上皇

其後又有李心傳所修高孝光寧四朝國史

史嵩之所上中興四朝國史謝方叔所上中興四朝志傳亦皆理宗時成書也理宗實錄成於度宗咸淳四年賈似道上之度宗亦有時政記七十八冊此可見宋朝

重史事之大概也其士大夫所著尚有不勝數者高宗時汪藻嘗編元符庚辰至建炎已酉三十年事迹恭崇禮曾奏取其書入史館孝宗時李燾著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一百八十卷後又續成六百八十七卷洪邁入史館修四朝帝紀又修一祖八宗一百七十八年爲一書理宗端平二年又詔太學生陳均編宋長編綱目淳祐十一年又詔龍圖閣學士樓昉所著中興小傳百篇宋十朝綱目并撮要二書付史館謄寫又王偁有東都事略李丙有丁未錄徐夢莘有三朝北盟會編自政和七年海上之盟訖紹興三十一年完顏亮之斃上下四十五年共三百五十卷此皆收入史館以資纂訂

者其他名臣傳言行錄家傳遺事之類未上史館者汗
牛充牣更無論矣故宋一代史事本極詳備而是非善
惡迴護諱飾處亦坐此

宋史多國史原本

宋代國史國亡時皆入於元元人修史時大概祇就宋
舊本稍爲排次今其跡有可推見者道學傳序云舊史
與高麗列於隱逸未當今置於張載傳後方技傳序云
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及方技傳今去二志獨存方技
外國傳序云前宋史有女直傳今旣作金史義當削之
夏國傳贊云今史所載謚號廟號陵名兼採夏國樞要
等書其與舊史有牴牾者則闕疑以俟此可見元人就

宋舊史另爲編訂之迹也然有另爲編訂而反失當者如張憲傳開首卽云飛愛將也蓋舊史憲傳本附於岳飛傳之後故從飛敘入今憲另爲一卷不附飛後則此語殊無來歷又牛皐傳後總敘岳飛之功謂飛命皐及王貴董先楊再興等經略東西京汝潁陳蔡諸郡又遣梁興渡河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未幾李寶捷於曹州董先捷於潁昌劉政捷於中牟張憲復淮寧府王貴部將楊遇復南城軍梁興會太行忠義破金人於垣曲及沁水金張太保李太保等以其衆降又取懷衛二州金人大擾未幾岳飛還朝下獄死世以爲恨云按此乃總敘飛功非敘皐功也而在皐傳末可見舊史亦以

臯傳附飛傳之後故臯傳末又累敘飛功而結之以下
獄死今臯傳亦另爲一卷不附於飛而臯傳末總叙飛
功之處卻未移在飛傳後遂覺臯傳反多此贅詞此徒
以意爲割裂而未及訂正之失也葉夢得旣入文苑傳
則其著述如石林燕語避暑錄話之類自應敘入乃通
篇但述吏績無一語涉文字此必舊史本在列傳元人
非次時以其素有文名遂將原傳撥入文苑又未增其
能文之處也其有不全據舊史而另纂增入者如唐恪
傳後謂當時蔡京王黼用事援引者多如余深薛昂矣
敬王安中趙野等國史皆逸其事今附著於此是余深
等五傳舊史所本無也康保裔傳保裔戰歿來援者惟

張凝李重貴後重貴仕至鄭州防禦使改左領軍大將軍致仕凝加殿前都虞候卒贈彰德軍節度使蓋舊史疑與重貴二人不另立傳故附於保裔傳也又王翊傳後附文州守劉銳通判趙汝歸相誓死守被圍旬有五日夜道絕兵民水不入口者半月至吮妻子血城垂陷汝歸猶提刀入陣中十六矢被執死銳先殺其妻父子三人登文王臺自刎死此亦舊史銳與汝歸不另立傳故附見翊傳也今張凝李重貴各有專傳劉銳趙汝歸兩人合爲一傳可見此四人傳亦舊史所本無而元人增之者也既增此四人傳則康保裔王翊傳內附書之處應刪節以免繁複乃仍舊文而不刪此又元人未及

密訂之失也其有全用舊史而是非刺謬處則於傳贊
內著論以別之如謝深甫傳通首敘述居然一代名臣
無可訾議而編次時則入於胡紘陳自強卷內傳贊謂
其當韓侂冑嚴禁偽學善類爲之一空深甫秉政與之
同時且嘗劾陳傅良趙汝愚等顯與正士爲難是傳則
君子而贊則小人矣趙雄傳謂孝宗意嚮張栻雄與虞
允文沮抑之傳贊則謂雄與允文協謀用兵與張栻持
論相同而以舊史沮抑張栻之說爲誣是傳則小人而
贊則君子矣可見各傳皆宋舊史原本修史時悉仍其
舊特於贊內另別其是非此又見修史者雖不及改正
而尚存褒貶之公也第此等增傳及辨正之處其爲世

祖時抑係順帝時則無從推考大約王翊傳附見劉銳趙汝歸此世祖時所修也銳汝歸之另立傳則順帝時所修也又如陳宜中傳記其往占城而不返馬廷鸞傳記其國亡後七年而始沒此亦必順帝時所修若世祖時則宜中廷鸞存歿尙未知何由預書耶

宋史各傳迴護處

元修宋史度宗以前多本之宋朝國史而宋國史又多據各家事狀碑銘編綴成篇故是非有不可盡信者大奸大惡如章惇呂惠卿蔡確蔡京秦檜等固不能諱飾其餘則有過必深諱之卽事蹟散見於他人傳者而本傳亦不載有功必詳著之卽功績未必果出於是人而

苟有相涉者亦必曲爲牽合此非作史者意存忠厚欲詳著其善於本傳錯見其惡於他傳以爲善善長而惡惡短也蓋宋人之家傳表誌行狀以及言行錄筆談遺事之類流傳於世者甚多皆子弟門生所以標榜其父師者自必揚其善而諱其惡遇有功處輒遷就以分其美有罪則隱約其詞以避之宋時修國史者卽據以立傳元人修史又不暇參互考証而悉仍其舊毋怪乎是非失當也昔吳縝作新唐書糾謬不旁採他書卽新唐書中自爲低悟者抉摘以資辨証今亦仿此例摘出數十條於後觀者可以覽焉

李綱 靖康圍城之事姚平仲欲劫營以士卒不得遽

輒爲言李綱主其議令城外兵俱聽平仲節度遂及於
敗據此則刼營之計李綱實與其謀而綱傳則謂平
仲密奏斫營夜半中使傳旨使綱策應似綱初不知者
蓋因平仲之敗以見失策不在綱此事本載綱所著靖
康傳信錄史館卽據以立傳也

呂好問 靖康之變朝臣多污張邦昌僞命高宗以鄧
肅在圍城中目擊其事令肅陳奏肅請分三等定罪以
待制而爲僞朝執政者置一等乃王時雍徐秉哲吳玠
呂好問莫儔李回共六人是好問罪在一等其欲爲
僞朝佐命可知也乃好問傳不載其從逆之事反備書
諫阻張邦昌母干大位及趣邦昌遣使迎高宗等事

韓世忠 世忠固一代名將然少年時意氣用事亦多有可議者王明清避亂錄杭妓呂小小以罪繫獄會錢塘守遣世忠飯世忠爲言而出之連飲巨觥攜妓以去又明清揮塵錄王淵有妓周氏爲趙叔近所得陳通之亂叔近招降之淵遣張俊韓世忠討通并斬叔近以效歸淵淵以賜俊俊不敢受乃于世忠按此二事皆出於明清所記或因其以京口娼梁氏爲妻遂附會之呂小小事不見他書周氏事見宋史趙叔近傳但言以周歸淵不言歸世忠也則明清所記或近於誣至於宋史各傳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常同勃其驕狠無忌憚是時光世部將王德擅殺世忠部將

會詔殺屯世忠遂遣兵襲其後并奪建康守府

見趙鼎及李綱傳

移屯時光世懼世忠扼其路乃趨白鷺世忠果遣人襲

之

見劉光世傳

張浚以世忠所部逼逐諫臣墜水死因劾奏奪

其觀察使

見張浚傳

滕康亦劾世忠奪御器械逼死諫臣乃止

罰金何以懲後

見滕康傳

世忠又飲於內侍李廌之家及傷弓

匠

見此皆世忠

少年粗豪之過亦不必諱而世忠傳不

載

張浚 浚一生不主和議以復讐雪耻爲志固屬正人

然李綱入相時朱齊愈以附逆伏誅浚爲御史劾綱以

私意殺侍從且論其買馬招軍之罪

見高宗紀及綱傳

浚又嘗薦

秦檜可任大事

見秦檜傳

陳東伏闕上書已被誅浚又奏胡理

筆削束書以布衣挾進退大臣之權遂追勒編置蓋浚

乃黃潛善客理則李綱客也

見前

浚又嘗與岳飛論呂

祉王德用瓊兵事不合飛因解兵奔喪歸浚奏其意在

併兵以去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其軍事

見前

汪伯彥既貶

浚以伯彥舊嘗引已遂與秦檜援郊祀恩起伯彥知宣

州

見注伯彥傳

今浚傳皆不載惟殺曲端一事略見傳中而又

謂端部將張忠彥降金故下端於獄似非枉殺者

葉夢得

夢得初爲蔡京客京倚爲腹心嘗爲京立元

祐黨籍分三等定罪後知應天府以京黨落職

見注葉夢得傳

建炎元年夢得知杭州軍校陳通作亂夢得被執

見前

夢得傳不載

胡安國 安國本秦檜所薦用呂頤浩引朱勝非以頤
秦檜胡安國卽劾勝非不當復用安國求去檜三疏留
之頤浩欲去檜席益曰胡安國在講筵宜先去之蓋安
國力言檜之賢於張浚也以蔡檜傳今安國傳不載

劉一止 一止秦檜黨也檜置修政局或有言局當廢
者一止與林待聘力言不可廢以蔡檜傳今一止傳不載

何鑄 鑄嘗與羅汝楫劾岳飛以羅汝楫傳又嘗爲秦檜劾王

居正爲趙鼎之黨遂奪職奉祠見王居正傳又劾張九成黨趙

鼎見張九成傳又劾廖剛與陳淵等爲朋比見廖剛傳今何鑄傳皆不

載反云治岳飛獄力辨其冤謂不當無故殺一大將似
能主持公道者

李顯忠 宿州之敗因破宿州時顯忠欲私其金帛不以犒軍與邵宏淵忿爭遂致師潰是時今顯忠傳乃謂宏淵欲發倉庫犒軍顯忠不可祇以現錢充賞士皆不悅遂致潰一似顯忠之慎重倉庫並無私意者然論罪時顯忠之謫獨重則其激變非無因也孝宗紀亦云顯忠戰於宿州宏淵不援顯忠失利諸將以顯忠宏淵二將不協遂大潰是亦爲顯忠諱

岳珂 珂守當塗制置茶鹽自詭興利橫歛百出商旅不行國計反詘於初又置貪刻吏開告訐之門以罔民而沒其財民李士賢有稻二千石囚之半載見徐廣卿傳袁甫劾珂貪黷無檢總餉二十年焚林竭澤見今珂傳俱不

載

史彌遠韓侂胄用兵將危及社稷楊皇后本與侂胄有隙使榮王曦入奏寧宗不答后乃使其弟楊次山陰結史彌遠錢象祖等謀之侂胄方早朝彌遠使中軍統制夏震率兵擁至玉津園擊殺之彌遠等方以其事入奏帝猶不信既知其已死乃下詔罷其官然後再下詔誅之見楊皇后傳是時彌遠欲誅侂胄皇后皇子從中主之彌遠以告象祖李壁謂有御筆行事象祖欲奏審壁恐遲則事泄彌遠乃使震亟殺之見韓侂胄及李壁傳合數傳參觀是當日先誅侂胄後奏帝帝始降旨罷其官再加誅也而彌遠傳則謂兵端既開人皆畏侂胄不敢言彌遠力陳危

迫之勢皇子詢

繫入奏

乃罷侂冑既而臺諫給舍交章

論侂冑乃就誅召彌遠對咸和殿似乎先奏請得旨而

後行誅者此固諱其擅殺之迹而寧宗本紀亦書開禧

三年十一月甲戌詔韓侂冑輕啟兵端可罷平章事乙

亥禮部侍郎史彌遠以密命令殿前統制夏震誅侂冑

於玉津園一如彌遠傳所敘此蓋實錄書法本如是不

欲以大臣擅殺見朝廷之威柄下移也則彌遠傳諱其

擅殺一節猶似有說至其擁立理宗一事則隱諱更甚

寧宗自皇子詢薨後即養宗室子貴和爲皇子賜名玠

彌遠買美人善琴者納之使伺皇子動靜玠嬖之一日

指輿地圖曰此瓊崖州他日當置彌遠於此又嘗書几

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美人以告彌遠乃陰謀立沂王
子貴誠使鄭清之傳之寧宗崩彌遠在禁中宣貴誠至
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封爲濟王出居湖州見濟王
竑傳夫以
先帝預立之儲君擅敢廢罷而所立者並非先帝所識
之人雖以唐宦官之定策國老門生天子尙不至如此
之恣橫則彌遠之罪上通於天無可諱飾者乃寧宗本
紀並不著其廢立之罪但云帝崩史彌遠傳遺詔立姪
貴誠爲皇子更名昀卽皇帝位封皇子竑爲濟陽王出
居湖州一似倉猝之際寧宗別有遺命而彌遠奉行者
蓋其時彌遠正柄政史館實錄皆所監修故書法本是
如此而彌遠傳則後人所修應無所忌乃亦只以寧宗

崩擁立理宗七字了此公案而此等奸謀逆節絕無一語載入益可見宋舊史皆本各家表誌行狀據以立傳而元人修史又悉仍其舊略無訂正也

賈涉 李全既降於宋與金兵戰涉爲制置使以朝命許殺太子者賞節度使殺駙馬者賞觀察使全以所得金牌上於涉謂殺四駙馬所得者涉遂奏授觀察使其實四駙馬不死也季先死全欲併將其軍詭稱其軍有三千虛籍覆之可省費涉遂付以兵將遣人覆實全忽報昨聞邳州有警已遣七千人往赴矣遂不得覆全往山東涉勸農山郊募歸全軍在楚州者遮道不得入涉使人語全妻楊氏楊氏揮之退涉始入城今賈涉傳

皆不載反謂李全得玉璽以獻朝廷賞以節度使涉嘆曰朝廷但知官爵可以得其心豈知驕則至於不可勸耶是并能駕馭羣盜矣此傳亦必其子似道當國目史館所立而元人因之不改者也

鄭清之趙范趙葵端平初宋遣將孟珙與蒙古兵共滅金其時宋與蒙古本敦鄰好並無嫌隙忽焉興師入洛規復中原兵端遂由此起據賈似道傳滅金時珙與蒙古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趙范謀發兵據殺面復中原地元兵擊敗之是間釁者范實爲禍首也然是時朝命已令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其弟葵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則廟堂已有主此謀

者據王萬傳鄭清之當國謀乘虛取河洛又真德秀傳
鄭清之挑敵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大耗是此事實趙
范兄弟任之於外鄭清之主之於內也乃趙范傳不載
其主謀用兵事反云滅金後范言於理宗曰宣和海
上之盟厥初甚美迄以取禍不可不鑑趙葵傳亦載其所
奏云國家兵力未贖姑從和議俟根本旣壯恢復中原
據此則二人又似能審度時勢不肯輕舉生事者鄭清
之傳亦不載其主謀開邊事反載理宗因邊警甚懼清
之密疏謂陛下憂悔太過恐累剛大之志則并似能持
危定傾補救於事後者矣蓋皆因兵端旣起之後國家
之禍日深作家傳者各自諱其始謀之失國史因之故

也至如李宗勉傳謂端平中出師汴洛宗勉言不可崔
與之傳謂朝廷取三京與之頓足浩嘆喬行簡傳謂收
復三京行簡憂事力之不繼趙汝談傳謂朝議出師汝
談力言不可及三京收復汝談有憂色未幾洛師果敗
此又因用兵後禍敗相等作傳者各爲著其先見之明
也

各傳附會處

李繼隆傳徐河之捷遼將裕悅

官名舊史作于越

率騎八萬來戰

繼隆與尹繼倫列陳以待敵衆方食繼倫出不意擊走

之按繼倫傳是時繼倫領兵巡路遼裕悅邪律休格

舊史名休哥

數萬騎遇之不顧而南繼倫曰是蔑視我也彼捷

則將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矣乃銜枚夜蹕其
後天未明至徐河休格方會食將戰繼倫從陣後出其
不意突擊之休格大敗走是繼倫之突擊並未與繼隆
同列陣也而繼隆傳云與繼倫列陣以待此不過欲著
繼隆之同功耳

余靖傳狄青破儂知高後卽班師靖留廣西遣人入特
磨道獲智高母子第三人獻闕下按蕭注傳智高走
大理其母與二弟寓特磨道注偵得之悉擒送闕下是
獲智高母子者乃注之功余靖特以鎮廣西爲其長官
耳而靖傳則以此功全屬之於靖并略不及蕭注
李綱傳徽宗以金兵日逼命皇太子爲開封牧綱謂崇

敏曰建牧豈非欲委以留守乎然非傳以位號不可敏曰監國可乎綱以肅宗靈武建號不出於明皇使後世惜之爲對明日敏遂以禪位事進說并謂李綱亦有此議是傳位之議本起於綱也按敏傳徽宗將內禪蔡攸探知上意引敏入對遂并薦綱入見則內禪之意本出於徽宗蔡攸傳帝欲內禪親書傳位東宮字授李邦彥邦彥不敢承以付攸攸屬其客吳敏遂定議又李熙靖傳道君皇帝曰外人以內禪爲吳敏功不知乃自吾意不然言者且滅族矣合數傳觀之是內禪本出於徽宗而綱傳所云或非實事也或綱議適與帝合遂贊決耶

按張端義貴耳錄徽宗聞金人破燕即命當直學士黃中令草詔罪已并傳位太子明日詔出淵聖登極又記徽宗語謂詔中處分蔡攸盡道不是只傳位一事要做他功勞此亦見內禪出自帝意之一証

李綱傳出爲湖廣宣撫使荆湖江湘之間盜賊不可勝計多者至數萬人綱悉蕩平之又張浚傳浚至潭州楊么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降湖寇盡平按是時長沙有劉忠擁衆數萬韓世忠誅之曹成躡湖湘道賀等州岳飛平之楊么又飛所擊斬者也今悉歸功於綱與浚而諸將之攻討略不及焉雖綱爲宣撫浚爲督視諸將之功卽其功然竟抹煞諸將全以蕩平諸賊爲綱與浚

之功且綱傳則功屬綱并不及浚浚傳則功屬浚又不
及綱

岳飛傳軍中得烏珠

舊史名兀本

謀者飛佯認爲已所遺之謀

作蠟書約豫同誅烏珠剗其股納之令致豫謀者歸以

書示烏珠烏珠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又張浚傳鄭瓊

叛奔劉豫浚亟遣蠟書貽瓊金人果疑豫尋廢之按

劉豫先賂金元帥達蘭

舊史名捷辣

得立爲帝後出師侵宋輒

敗屢請金兵爲援金領三省事宗磐曰先帝立豫者欲

豫開疆保境我得按兵息民也今豫進不能取退不能

守兵連禍結從之則豫收其利而我受其弊奈何許之

於是始有廢豫意會豫又請兵金乃令達蘭烏珠僞稱

南侵至汴宜詔廢之是豫之廢因其進不能取且屢請兵也今乃以歸功於張浚岳飛之兩封蠟書真所謂牽連附會者也

王倫傳紹興七年倫使金至臨陽劉豫欲索觀國書倫力拒之至承州見趙南其言豫遣索國書無狀且謂豫忍背本他日安

保不許大議是年冬豫遣使矣又以其不許功於倫之事使矣

李顯忠傳金主亮南侵將濟江王權自和州遁歸詔以顯忠代權命虞允文趣顯忠交軍於是有采石之捷顯忠遣萬人渡江盡復淮西州郡亮切責諸將諸將弑之按虞允文傳允文奉命往趣顯忠赴權軍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我師三五星散解鞍坐道旁允文急坐待顯忠則悞國事遂招諸將勉以忠義諸將皆死戰得大捷明日又敗敵於揚林口顯忠始至是采石之

捷無與於顯忠也而顯忠傳謂因趣顯忠交軍故有此捷遂若功出於顯忠者亮因采石之敗卽趨瓜洲尅日渡江未渡而被弑亦非關顯忠之復淮西而責諸將也且是時海陵去采石卽至瓜洲其間時日有幾顯忠豈能盡復淮西當是海陵被弑後乘金兵之退而復之耳乃必謂海陵因顯忠復淮西切責諸將遂被弑此又曲說也

賈涉傳李全取海州及密濰收登萊二州又結青州張林以濱棣淄濟沂等州來降自是恩博景德至邢洛十餘州相繼請降涉傳檄中原以地來歸及反戈自效者朝廷爵土無所吝按是時金國衰亂盜賊各分據李

全乘此北行金元帥張林據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等州全往招之遂來降其表云舉七十城之全
齊歸三百年之舊主是時實李全功也而係之涉傳竟
似涉發蹤指示者